

# 向本贵小说中粗俗语的运用

潘 盼<sup>①</sup>

(怀化学院 中文系,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大量使用粗俗语是向本贵小说中突出的用语现象。向本贵小说中的粗俗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蕴, 对其塑造人物形象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向本贵小说; 粗俗语; 文化意蕴; 形象塑造

向本贵是我国南方著名的乡土作家和典型的农民作家, 其小说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南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 大量使用粗话和脏话等粗俗语成为其小说中突出的用语现象。研究向本贵小说中粗俗语的使用情况, 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向本贵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 一 粗俗语使用情况扫描

从向本贵小说粗俗语使用的总体情况来看, 他的早期作品如《金客》(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等出现的粗俗词仅限于“卵”、“鸡巴”等词语, 使用频率也很低。随着作家创作风格的逐渐稳定和语言驾驭技巧的日益娴熟, 其作品中使用脏话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这种变化大致以《苍山如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为分界线。下面是分别从作者三部反映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选取的粗话、脏话词语:

### 《苍山如海》19 个词语:

狗日的、屁事、狗屁、卵样子、鸡巴蛋、牛卵子、他妈的、日他娘、卵、卵钱、卵官、卵大个官、卵会、卵划头、卵子、死卵、卵样、狗杂种、他娘的。

### 《盘龙埠》38 个词语:

卵、卵官、猫尿、没得卵味、狗日的、卵鼓、卵龙船鼓、公卵、贼卵日的、鸡巴、他娘的、狗杂种、搞臭、婊子养的、杂种、哈卵、死卵、牛卵子、卵子、卵成分、没卵用、操鸡巴蛋、他娘个×、狗屁、孽种、卵血亲、卵作、卵献、卵困难、卵情呀义的、老狗日的、卵思想、卵人、大死卵、没得卵事、卵礼、质量卵量、

卵砖。

### 《凤凰台》44 个词语:

鸡巴、屎臭、狗杂种、鸡巴蛋、搞女人、屁股眼、狗日的、怕个卵、他娘的、开苞、胯下的洞眼、告他的鸟状、狗卵子、屁、牛卵子眼、贼卵子、胯下的狗卵子、卵味道、猪屎、娘养的、婆娘、滚蛋、狗卵、卵卫星、骚婆娘、偷汉子、尿眼里、屁话、放屁、卵当头、胯下没几个卵子、剃脑壳的、小脑壳、骚穴、穴、尿水、上过床、没卵用、老骚公、不下马、屁眼、卵一条、杂种、狗屁。

这三部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苍山如海》1997 年出版,《盘龙埠》1999 年出版,《凤凰台》2004 年出版。在《苍山如海》之前出版的作品使用脏话较少, 在《苍山如海》后创作出版的作品, 脏话使用频率开始提高, 种类开始逐步增多。可见, 作者使用脏话是作为小说语言风格的一种有意识行为。

## 二 粗俗语的使用语境

向本贵小说中的脏话和粗鄙词语, 按照语境的不同, 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大部分粗话、脏话用于骂人的语境中。如:

(1)那个狗杂种秦大牛, 依得老子的火气, 硬要让他淹死算了。(《苍山如海》抛书记语)

(2)你爹娘都活得好好的, 还没死, 你狗日的杂种要钱给你爹娘打葬事么! (《盘龙埠》王昌龙语)

(3)狗日的孙少辉, 你骗到老子头上来了呀。

① 收稿日期: 2007-12-14

基金项目: 怀化学院 2006 年资助科研项目“怀化当代本土作家作品语言研究”

作者简介: 潘 盼, 女, 湖南通道人, 怀化学院讲师,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凤凰台》贾大合语)

2 有的脏话、粗鄙词语,意义相当于“小”。如:

(4)你个小小的卵官。(《苍山如海》二癞语)

(5)我老高长得武大郎的个卵样。(《苍山如海》抛书记语)

(6)肖作仁心里不由得发毛起来,心想又有什么鸡巴事情对我说。(《苍山如海》肖作仁语)

3 有的脏话、粗鄙词语用来充当否定词,意义相当于“没有”。如:

(7)卵,当时按荒坡付的款。才千多块钱,打几个夜头的麻将就完了。(《苍山如海》二癞语)

(8)多几块钱少几块钱算个卵,还是我的人情为大哟。(《盘龙埠》王有文语)

(9)日后粮店只有狗卵子卖给你。(《凤凰台》田大榜语)

4 有的脏话、痞语,没有具体意义,仅用来加强语气。如:

(10)他妈的肚子饿瘪了。(《苍山如海》王吉能)

(11)贼卵日的,真神了!(《盘龙埠》王昌龙语)

(12)过年过节戴个戏脸子壳演那些人人不人鬼不鬼的戏,跳他们的龙凤呈祥,还要祀什么鸡巴凤凰塔,多久我就要整治他们的。(《凤凰台》贾大合语)

5 也有一些粗话、脏话是口语中的习惯用语,没有骂人及其它意义。如:

(13)你猜猜那书上写的么卵? (《盘龙埠》刘祖民语)

(14)卵卫星不上天,鸡巴毛斗争会就不能停下来。(《凤凰台》孙少辉语)

从以上脏话、粗话使用的几种语境看,这些粗话、脏话都是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而且全是地道的农民或农村基层干部,诸如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语言,而无一例出自女性之口。向本贵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传统的,往往以作者作为第一叙述人,所以作品的叙述语言风格其实最能代表作者的语言风格。向本贵小说的叙述语言,一般不直接出现脏话和粗鄙词语,如果应小说故事情节的需要,必须描述性事或男女人物的生殖部位,作者往往以“那东西”、“那个地方”等指称性或暗示性的方式表述。如:

(15)那东西已经缩成蚯蚓的模样了。(《凤

凰台》)

(16)连那个地方都跟农村女人长得不一样。(《凤凰台》)

可见,向本贵小说中粗话、脏话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王希杰先生认为:“粗话和脏话现象是个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它的社会根源。首先是社会矛盾引起的,受了欺压,有了一肚子的气,就必然会发出来;二是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不够,受了气就忍不住要骂人,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变成了口头禅。”<sup>[1] 117</sup>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生活的。脏话、粗话作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农民普遍使用的语言现象,作家在塑造农民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他们日常生活语言了。因此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脏话、粗话的使用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就有很多脏话,在市民白话小说中尤其突出,如《金瓶梅》里面的低级、肮脏的粗话、脏话随处可见。<sup>[2] 40</sup>

三 粗俗语的文化意蕴及其对塑造人物的独特作用

脏话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更是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语言在本质上就是文化层叠穿织而成的一个社会历史符号。19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sup>[3] 70</sup>是的,向本贵小说中大量的粗俗语,不仅能够有效地塑造人物形象,还原小说人物本真的生活样态和农村浓郁的文化风情,与此同时,作者还通过给小说人物安排一定的粗俗语来表达其对人物的爱憎态度。因此,从向本贵小说大量使用脏话的各种人物身上可以看到粗俗语的某些文化信息,从而更好地认识粗俗语对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作用。

第一,脏话是一种特殊的男性话语形式。有些脏话诸如“卵”、“鸡巴”、“狗卵子”、“牛卵子”、“狗日的”、“杂种”、“老子”等或者是男人骂人的言语,或者是男人说话的“口头禅”。相对于男性,女性则很少使用这些“脏话”,她们自有一套女性话语系统用于骂人或表达厌恶情感。诸如“剥脑壳的”、“死鬼”、“不得好死”、“要死的”、“挨刀的”、“天杀的”等诅咒性语言。如果女性使用男性话语系统的脏话骂人,则往往被视为“出格”、“无家教”,所以很少见到女性说脏话的现象。就是表达性事内容或男女生殖部位,也往往

用指示语。如《凤凰台》中王美桂埋怨贾大合时说:“是男人你就爬上来,把你那东西放进我的身子里面去,让我快乐,让我满足,让我给你怀上孩子。”(《凤凰台》)因此,在男性人群或男性语境中使用脏话是很普遍的用语现象,社会较低层的农民或市民中尤其如此。向本贵小说主要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在这些人物的言语中都或多或少有使用脏话的情形,如《苍山如海》中的抛书记、王跛子,《盘龙埠》的贺采购、王昌龙、刘祖民,《凤凰台》中的田大榜、贾大合、孙少辉等,就连《苍山如海》中的肖县长也不例外。反过来说,作者为他笔下的人物设计的各种脏话,十分有效地突出了各种人物的性格,使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当地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品格。

第二,脏话使用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在男性人群中,文化水平越低,用语越不文明,即脏话越多;文化水平越高则使用脏话越少,道德素质也是如此。《凤凰台》中的贾大合、孙少辉之类就是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很差的人物形象。贾大合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他的言行与他的乡领导身份是不吻合的。以他的能力、品质和道德是不能当乡党委书记的。其当上乡级领导,仅仅是因为一种机遇。他虽然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他身上的缺点、道德等都很成问题。他讨米出身,当他在讨米饿肚子时,看到地主老婆的姿色他还会动心,他说:“要是能和她睡一觉死了也值得”。当他突然之间从最底层走上领导者的位置时,这个一无文化二无品性的流氓无产者利用他的这种权利把他所有不良的道德发挥出来,把权利变为他获取满足的一种工具和渠道,为所欲为,因此也脏话、粗话连篇。如:“孙少辉搞伍春年的时候,伍春年还不是你的女人嘛。你就耿耿于怀了,就咽不下这口气,就跑到我这里来告他的鸟状了。”(《凤凰台》)作者对贾大合这类人物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在他们的语言中就设计大量的脏话、痞话来暗示贾大合、孙少辉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与其社会地位是不相符合的,而与从前他们讨饭为生的人生经历又是相符的,以此表明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否定和批评态度。《盘龙埠》中供销社主任贺采购也是这类人物,所以作者给他也设计了较多的脏话。在《苍山如海》中,作为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乡党委书记“抛书记”在这部作品中说的脏话也很多。对此,作者是这样

解释的:“抛书记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干部,让他口里说脏话,主要目的是突出这个人物的性格。他是一个大大咧咧、办事很干脆,很有魄力,又没有多少文化,遇到困难的时候脏话、痞话就脱口而出。但对党忠贞不二,上级布置的工作坚决完成的这样一个老一辈乡干部的形象,是属于淘汰的对象,素质上没有达到新时代的要求,但是他的心是好的。”<sup>[4]</sup>可见,抛书记是作者有意塑造的新时期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化水平不合时代要求的一类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

第三,脏话还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暗示人物的地位。在农村和市民中,当脏话已经成为人们用语习惯的前提下,脏话往往成为最有男人意味的话语表达方式。有些喜欢说脏话的人,往往就是群体中有一定威信和声望的人。向本贵《苍山如海》中的王跛子,《盘龙埠》中的王昌龙、刘祖民,《凤凰台》中的田大榜等都是属于这类有威信的人物。田大榜虽然是一个地主,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是,要论做阳春,他却是凤凰台的第一人。除孙少辉外,凤凰台的其他人对他是很尊敬的。作者对他的语言安排了少量的脏话,大多是骂人的语气,也是人们常用的几句脏话。如他骂孙子挂在口边的一句话:“那杂种是养脱代了,人家说我是我孙子我脸都没地方放。”又如责备舒技术员说:“你还是指导种田的技术员呀,也说这样的话。这样下去,日后粮店只有狗卵子卖给你。”这些脏话更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没有人认真种田的气愤。《盘龙埠》的王昌龙语言中的脏话、粗话也很多。他是当地有名的划龙船的高手,曾经是划头槁的角色,还在全县的龙船赛中进入决赛,在当地也是有些名气的人物。所以,作者给他安排了很多脏话、粗话。既有骂儿子的,也有骂别人的,还有表示强烈情感色彩的。如王昌龙“敞开肚皮,喝到眼珠子灌血就放碗”、“今天老子要叫你醉得钻裤裆”等粗话真是随声传形,描摹出辰河上纤夫出身的王昌龙热情、豪爽、坚韧而又耿直、粗野的性格特点。《苍山如海》中的王跛子是章副书记的岳父,也是阻止娘娘巷搬迁的主要人物,龙船竞赛中他是有名的鼓手,在娘娘巷一群生意人中,他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言语脏话也很多。这些脏话既有效地表现了他性格中既率性又世故的特点,又突显出他在娘娘巷一群生意人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大量使用粗俗语确实是向本贵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述人语

言简练朴实,叙述性强,作者几乎不使用粗俗语,而小说的人物语言则安排了粗话、痞话。这些粗俗语既有骂人的,也有表示否定和加强语气的,还有作为人物口头禅的。他的小说主要塑造的是南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粗俗语又是活跃在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语言,因此作者充分利用粗俗语来展示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本真生活和浓郁的农村风土民情。作者对粗俗语特有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很深的,粗俗语作为男权话语的特殊形式,它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人物的地位和道德修养,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粗俗语来塑造人物形象,使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形神毕肖。因此,粗俗语在向本贵小说人物塑造中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当然,他的小说中也有部分脏话粗语的安排和男

女情色的描写是出于刺激读者眼球,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粗俗语,无论从语言艺术还是文学艺术角度看都是不足取的。

参考文献:

[1] 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 曹 炜.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3] 威廉·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7

[4] 根据笔者对向本贵采访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 18 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要作出选择。”<sup>[9]</sup>但这是桑塔格 30 多年后做出的悄无声息的转变,这之前从桑塔格对一些传统小说的愤怒可以看出,在受到“新小说”的影响时候的她是有着狂飙突进色彩的。那时她还年轻,如果没有这种标新立异的血气,《恩主》的创作也许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 桑塔格. 恩主[M]. 姚君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2] 本雅明. 本雅明文选[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 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4] 米尔西亚. 新小说·新电影[M]. 李 华,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5] 桑塔格. 反对阐释[M]. 程 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6] 姚君伟. 听桑塔格讲那思想家的故事[J]. 译林, 2005 (6).

[7] 彼得·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M]. 高建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8] H·G·布洛克. 现代艺术哲学[M]. 滕守尧,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9] 陈耀成. 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苏珊·桑塔格访谈录[N]. 黄灿然, 译. 南方周末, 2005- 01- 06

(责任编辑: 黄声波)